# 樛朴菴集 三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4

T5417 /4298 B

3

共二十四

#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仝校
內江蕭如松仝校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 二伯論上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並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

伯之謬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歿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歿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



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幷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怵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寇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

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為矣百里奚反可為乎嘗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既歸而執則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



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為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為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子摯之為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為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為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是酗之

健嗔也一戰而見執於盂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放乎死是卵之鬭石也是僇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況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強而與之則夫差也泰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



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於晉也封尸而歸何揜於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尸而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爲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卵也而與流丸齊胥注不自虞艒而

籍石以綿纊見知咲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戸之腐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爲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霸主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爲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 廣正統論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簒弒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

已是曰逆天常吕武極矣稽誅於三綱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吕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吕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綂與羿浞者也是篡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曌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冦武矦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即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秉有之嘗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

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卽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曾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曾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于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



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惟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旣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彊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

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巳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巳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巳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淫僻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簒弒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之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大寶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醬穢之簒弒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古今人表論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盖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于四公之次盖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莒伯及于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佽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滛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豕韋也寘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鄅無鄅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于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讁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鏑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

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逵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為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同趨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掎摭陋哉顏氏誠班氏之佞臣乎

## 魯之郊禘辯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為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蔑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喩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閟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于成王之所命也孔子于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于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卽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

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皐駘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于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于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隣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恬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還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

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巳賜矣巳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生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

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巳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著之辯而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子其可無辯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

拗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 息壤辯

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贅疣然是駢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亦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援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从襄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于糞壤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鯀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鯀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訕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

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 性情說

尚書而下孟荀楊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鈎命決曰情生于陰欲以繫念性生于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



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觀于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述性情說

## 廣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

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于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于六氣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善生於風怒生於雨樂生于明哀生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槩曰人之性靜欲實汨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抵

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窶數寄生也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襍性情而爲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爲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問吾盡諭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

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非善子之問爲是也得子之問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 格物說

格物之說近日解者何其紛紛乎有以格爲正者大學之始遽能正物則修齊治平皆贅矣有以尋格字之本原乎格之爲字以木爲義以各爲聲俗云門格牕格亮格皆是也格者隔也格而蒙之帛明既不蔽而塵又不入嗚呼外物爲吾心之塵也多矣色聲香味皆心之塵也吾心之塵隔之使不侵卽所謂姦聲亂色不畱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玆非格之說乎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玆非物之說乎大學之始以格物爲首格物者持敬也持敬爲窮理之本卽格物以致知之說也或曰如此則釋氏六塵之說是乎曰彌近理而大亂眞佛氏惡姦聲亂色屛聲色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姦與亂而已雅聲正色不去也佛氏惡淫樂慝禮屛禮樂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淫與慝而已嘉禮和樂不去也是猶牕隔而蒙之以帛明既不蔽而塵亦不入也釋氏則如築牆室而枯坐其中塵

雖隔而明亦窒矣謂之明心適以死其心也何可以同日語哉宋呂氏解格物致知云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又曰求其所以爲知則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此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巳爲先儒所闢棄而不用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其名吾誰欺欺先聖乎

## 耕樂解

松江金雲卿自號耕樂良史圖之君子賦之復請于予儆賓戲作耕樂解



耕樂主人荷鋤於壠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苦哉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行之並耕蓋天之生時也水毀木飢火旱金穰五行而害者居三焉土之分民也士尚志工執技商貿利農盡力四民而農獨勞焉雨暘之不時則憂肥瘠之相掩則憂稂莠則憂螟蝝則憂在野熾菑勤動終歲穫不償力餒在其中子之業良苦自今以始能易業以從我乎主人怡然笑曰子何年之壯言之少貌之揚趣之卑也我則勞子子有何勞於我子憎我農乎而以妄說之奚姬魚語女天田丈人乾象之垂同穎嘉禾

坤文之瑞帝號神農長於上古官爲后稷祀於萬禩若知農道乎夫農祥正霻雨零澤腹泮陽癉盈穀精始出萺茦初生决萬頃之渠吾蓬瀛也聽九扈之鳴吾韶英也兹吾樂歲之始也及其萬實得正秋餘糧宿畒首穧穗有利鴈鶩得食東有茨梁西有坻京朋酒爲享同里合醵主歌良耜客稱大田兹吾樂歲之成也歲歲相嗣樂樂無窮或雨或暘或腐或槁吾能節之以畒澮之盈虚或肥或瘠或盈或耗吾能時之以菑畬之淺深或蓘或莠或傷之吾能加耘耰之功或螟或蟓憂或侵之吾能儆祭步之法兹又吾所



以先勤而後欣蚕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鴟夷龍斷誇其籌筭不貲吾農將守囊而待斃刻楮削鏤矜其精巧不貲吾農將韜器而爲孳豈若吾業用裕我身潤及我人是以少習長安不見異物以遷焉焉往而不樂哉公子曰是則然矣匪耕無以爲樂乎上世之士何必耕也耕樂主人曰子難踰若此乎試泝上世何人不耕何耕不賢君籍千畒卿有圭田養則食其力祭則告其虔故馳束帛者在丘園求干城者於中林相鄗者有莘之氏伯齊者叩角之吟自周章一蕩天子不省耕牧伯不勸農師衆不服耒庶人不安

亂是故伐檀有素飧之譏鵜羽有何食之嘆而使橫議者坐享任俠者暴殄悲夫以是論之非治世無樂農也今吾與子幸生太平不思結廬守本業擊壤詠帝德而欲崇游墮之習慕戰國之風重伐檀之譏增鵜羽之嘆無乃不可乎吾不招子而子反招我異哉公子赬顏而不能覗班馬而不能去攝拱奇拜而謝曰子天隱者也問姓與名再三不告曰子蓬心之士也速去耕樂主人方徜徉乎笠澤之墟率其屬述祖德於金天氏之裔隱其名慕南濱之逍遙交食於地交樂於天終身不易其業也



## 閑書杜律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强不通反爲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註首解恨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爲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爲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爲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搖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千年之後且爲悲歎惟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解生

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戕杜乎解曾閃朱旗北斗閒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閒之富貴北斗閒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謔謠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月而道黑白者綵筆昔曾干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干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為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棲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為京兆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又汚虞名曷鑱其板勿誤人也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終

#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仝校

##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萬里聞訃五內摧裂曾不得啁噍躑躅於側曾不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何屬在冑胤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告使襄事寧凶遄歸反役維情與憲

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聞私門之故未可以慼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於左右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鈌比於律則今無星奔之懷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人回伏承手教知為不肖公言以疏矣又獲見牘草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教者其肯為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冑其能為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已多而私頌作德哉吊客盈坐莫不動容擊節以膺盛德而佩高義況在不肖之身者不肖天地罪人也茲獲申其情事少逭其不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慎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忘匪不能忘焉忍忘之臨書涕泗交頤哀感切骨不知所云

與金鶴卿書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澗藐焉五年斷金睽于參商渴瓊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枉琢翰一投嘉藻啓緘伸紙喜與忭會旣睹手跡兼照心素滯荊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曼異賈傅欣恫欣恫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翹益勤走孱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篤癃沉痼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踰時近兵燹甫定而扎瘥大侵繼之蓬心拴兀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無悰寡侶較頊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儕逵視瓊儋而館無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追惟疇曩承清塵于俊遊廁華景于英流桑梓芝蘭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濯情素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爾有作不能多所錄於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櫝庶傳千里之忞可代一夕之話欸襟其遼覼縷莫罄時

有南風更與良訊

與徐用先書

頃歲七月之變徼命如絲懿親不及别檻車不過門茲何辰也自觸天網以爲執事憂旋念瘴域爲擇善地頂踵之克全則子實賜之走不敢忘其身其敢忘子乎問者渦焉再辱教言一拜雅什慙荷之益加作報之末間酬德之無由諒能鑒之伏在草莽不知外事聞諸道路不識信否執事與以道並嬰嚴犴俱編行戍驚與嘆會豈忍喙哉殷憂之不隕大難之無虞則實有相之猶竊自念曰兩公庶其來滇乎則同患者猶有覿也互問而無徵屢望而不來乃今知之越在遼碣是區區微願而不余畀也命之屯蹇信也之子之懷其余同哉嗚呼途之艮者莫如宦任之重者莫如身事之難者莫如患處之善者莫如道子乎子乎以艮者去則輕以重者幸則全以難者行則素以善者求則得復奚喟焉復奚媿焉走昔承下風于子矣今復爲子誦之且人而旣遺之矣天者可定而必乎他日携手里社接景桑梓餘生猶有良覿也急使遼書意滿辭塞時有南風更望嗣音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悉
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于渝此
彦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鼂路貫貴治
竟逢其違匆匆匆匆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
拳拳未蕆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櫛豐踰千言始
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
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戇天稟倔强不能
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慓踡高躅緊有
由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泠牽絲
壁立不依禾絹不謁黃甒不近永峰此固鄙人之沃



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剗史驅儒歸
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
者自叩胸臆叵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
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爲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
爲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
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
無奇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
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
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
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于椎輪龍舟起于

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頹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刖囘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焉復效枉矢飛流嚆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爇



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隃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裝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諭托忘識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貺諒厚不敢文過末復以見志垂載爲勖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爲一人淑惟渝爲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興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

流之枯禪將至㩲埴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矣囘其
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
時雨澍沾馬生其乘韋之先乎敢併及之

答劉南坦司空書

奉別以來星紀卅易閏餘八更遜瞻宮墻邈在雲漢
何嘗不望南颸而引領向東晷而搖心顧空谷隔於
便郵俾嗣音阻于馳問也顧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
賜之佳篇幷扇墨之貺一一拜嘉英躔愈穹而不遺
幽遐林居益深而追及鄙賤服雋無巳言謝曷罄走
桑梓未返蒲柳先衰巳求田滇畊問舍昆池烟霞為
朝夕之賓林泉作羈棲之主虛擂無實之名多取造
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非
祈傳於來世執事獨判迹求心愛忘其醜尊諭奬借
過情非所敢當也丁未之秋遊華亭寺石壁上見高
製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餘空之句莊誦沈吟久之
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覩扇上尊作前篇首句
乃暗與鄙作同韵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韵絕類
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昔人哉三詩書之
別紙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與升菴楊太史書 附 劉繪

春初得幸文駕經渝適僕上敘瀘謁御史府乃辱書畱加貺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尋動定巳邈然不可卽又勞苦官務之縻莫敢追從是人生于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所蘄耶但自滇至巴渝跨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顏色與之供咲語偕登覽及訪古搜奇叩經問字未必皆千里一人何獨至僕而難之且僕起宛洛足下稅駕蒼周廻又不啻萬餘里其同抵于渝蓋百年身一遇却舛錯神巧若預爲趨避或者彼此傾慕將有所議論而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奇有不在常

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世苟以道相通不必合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膚末之學道不足以華躬文不足以衡世徒以狂愚取人乖剌又負單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氣任情可否以是憐察者少伉疾者衆顓騃罔所陶煦曷能遠動足下但僕之仰於足下者有年方其挾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爲相如楊雄其人也至操觚藝苑校書秘府辭調敵乎金石頌聲叶于韶濩知足下爲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攖時吐氣舒悃飛章叫閶闔於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爲

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
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惆流離歎瑣尾者又競英綴彩
爍玄珠而流華寶凌蹤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
下爲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非僕能爲誣諛之辭今
天下纓緌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不足深論獨于
脫略禮度放浪形骸陶情於艷曲躭意於美色樂踈
曠而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往往惑之抱尺寸者又從
而譏訕以爲困躓夷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慾不超玄
遠其略知足下者又爲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曚
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



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
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
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爲將求夫安
與適也古人載西施臥酒家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
葢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
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足下
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
跡鑿石辨剥泐破塚出遺忘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
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録詩學則詩
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墨池鏁錄併曲譜書

画譜皆窮二酉攻九丘斷編雕蠹有僻儒苦士白首坐蓬藋日自纘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神蕩于逸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世人頗深未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知得一晤言否乎書於僕推美太過昌黎以文章振八代卑習當時學者以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莫有馳駕者今足下愛僕甚不覺過擬近世士夫以書往來率爲游辭浮說互相美譽受之者不察名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有道者不爲也今足下其俯于俗而貶損以同之乎其有所過聽以僕爲可進于學爲有道者之實乎夫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惰自廢其舉動不敢大謬于古人彼豐辭腴道豈能望昌黎十之二三但甘貧賤守孤芳不以餓[illegible]爲憂而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薄退之不爲既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其狂馬秀才仁和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氣宇清曠特讀書未曾持苦令朝夕乘閑講論俾就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人才之意已後暇豫得好懷思猶與發新文數十篇以明已志總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並天下

後世燦然睹楊氏爲一大家傳之者將纘述如荀卿
孟軻此一段力量微足下其誰能勝之其誰能任之
僕淺陋何足知仰足下之高又不能巳于多望惟昭
賜慈鑒察其愚而垂採納焉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仝校

##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東泉姚公神道碑銘

於懿維公人之卓才頴狥齊昉冠弱解頤永言融且
焯浮英湛德匪糟粕橫經設敎寬兮綽青衿錦帶引
以躍晉江韋編競丹臒四始五際陋洼汚潭巴竅蚓
堪一噓牽綠蕋珠名旣爚三提文印管道鑰生祠尸

祝思儼若金轂珠鈐展方略南晏北粲寢烝榛出其
彂蘊見鋒帑凛比鷺鵷礪龍雀奏凱獻俘歸帝度宮
保憲臺本兵托啚止流逝闟憂樂醳紱懸車反林壑
子和鶴鳴縻好爵榮哀順安還寘漠安陽瀧岡今古
䕶豐碑桓楹辭無作

明故吏科給事中西坪安公墓銘

安氏之先大江之西聿來于蜀胥宇渝堧世業錦帶
家餘青衲有開西坪實衷南川穿楊莊殿掞藻花氈
珠聲玉價綺合繢聯紫廬日直青瑣歲遷封章胸臆
轓車枹罕五鹿折角孤鳳高騫爰羞仗馬實陋寒蟬
帝閽頻扣王路期平我伉有疾子歸則遄蘭萎茅拔
龍蟄孰甄委之時命和以天倪我丘我俖我摅我臬
我歌我咢我齡我年詠嬰擊壤圖披樓田科傳經笥
瑞應文躅高朗令終上壽脐玄昭宇覺視大霄甘暝
石門鬱鬱蔚何豁豁發潛之光納幽之美盎部耆舊
孰紀英賢嗟欸來禩諭兹銘鐫

清玄先生通山尹吳公墓銘

靖節通介發于延之貞曜懿行著自昌黎節以壹惠
清且玄猗頫仰千載庶其企而潛伏攸揚愧予孱辭
點蒼之蘖樹石森秇公才不試公德不旣以昌其嗣

岸高谷深眎此幽系

銅梁尹汪汝濟墓銘

汪冑孝感吾祖同里有來南中實以戍徙起家頴異西泉始滇雲裒舉首多士銅梁輿頌播南紀揭而歸來蕤桑梓首丘從先祀有子龜逢土筮逢水利昆池嗣嚋祉誰云者堪輿氏

封君樂隱李公墓誌銘

歸德李氏之先爲陝西華陰人有諱八者洪武中里胥誤籤爲他李姓同族遂補黑衣之數移華陰之籍籍祥符居無何復移祥符而歸德焉八生貴貴生通通配周氏以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樂隱公諱曰芳字庭光公生三歲而無母氏見背鞠于繼母尹爰就外傅涉獵書史了其涯略以承耉家政不終儒業遂劭農蓯阡尚羊梁宋之墟而以學宦詔厥後賦性高朗洞無城府然立已峻而矢言直雖所厚善以及貴勢有過必規瑱之意在驉（驉音異）其新而無戾於鄉評人亦以茲多之閭閈有不縮者寧辱肺石愬見公云遇宗黨有破產者輒賑給凡民有戹藉者必矜紓竟不責報年踰七袠鞠晨究夕飭僮傔飼鷄豚稽田曆閲扃籥肅如郡朝筒有[illegible][illegible]不厭葛越俎餘滫

瀡靡志糌糲抱朴見素老而不易如此有司請爲鄉飲賓一再始覲日與同庚三數鵬耆爲逸樂之會鶴髮鵬袍槐塢松逕容與歌咢倏然氛埃之表望者擬爲香山洛社再見云嘉靖癸卯年以子嵩貴封中書舍人後遇

太廟禮成晉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時年七十矣戒子曰正而行勿渝而節日菽水吾吾樂也否則日鍾鼎吾吾弗享嵩以庚戌歲陞福建叅議過家公寢疾不起八月二十六日也嵩得視屬纊人以爲茲孝所感享年七十有五配宋氏先公卒別有表志公生子二人長崑丙科貢士次即嵩今爲四川叅議女四人孫男四曰元素學官弟子元白元生元直孫女二塋于家山之左阡銘曰李氏之先自秦而遷祥符再徙奠歸德焉覣桓之淵豹澤之顛有樂仙隱始授甿壄豈曰荒遯分地用天豈曰不仕子姓象賢豈曰不耀鵬袍華鮮寔有佐之閭儀靜專養違于庭恩賁于泉是曰有子伯仲棣聯競爽弱箇賦緊有偏孝友名宦幽明兩甄相宅鷁飛妥靈牛眠卜雲其吉神告之虔公視桓楹予名瀧阡載鐫史墨庸炤重玄

##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州人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髫蒼頳發駒齒千里
宵肄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徼兩都齊英軌
糟粕漉醇醪菁華汰粃滓深湛汲古綆堅利劘往壘
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蘤鴻蜚垂其翼狠跋以疐尾
興山俄止簣學海涓流汜旅次瀘朝露永訣期濂水
顏回敗叢蘭冉耕歌芣苡司命鈞播物殲良兹何理
闔胡視其實齋志竟已矣刻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大理梁將軍阡銘

梁將軍之喪其隣姻楊萬縣伯清爲志焉乃嘉靖辛
卯仲冬月夕巳卯卜宅維應樂峰食月朝庚辰卜日
維丁酉食其胄子鎮餘子鈗鑰錫歸翁離柎於先配
胡宜人兆禮也鎮偕翁女夫戴將軍瓚士人蘇凌雲
胡鑑闗麿子詔奉萬縣之狀請祏詔于滇戍逸史氏
愼鎮也從予久嘉其孝思作梁將軍阡銘其辭云爾
武節君氏曰梁雋其名系富陽繫先世累武功矦千
戶于山東征麓川始遷衛大理君載十九當成化庚
子突弁承亂即奉篆視請减屯稅復洪武制告公允
從亟返流徙夷箐孟密官擇撫使君不辭囏終濟成
事銀卝寶冶利孔罪梯潔入汚出蓋罕良歸君爲主
冶五山白崖以澱阿村越歲踰朞潔已竣事人至今

稱之跡其在宗孝友肫肫母氏阽危請命于神範金
禺像以祈親年禱而獲應有隕自天訖于永感終慕
弗諼遠踰耳順退公養恬詠老氏書焚香閉門杖屨
蒼麓別自號樂山鄉推齒德詠歌以文教子既成不
負其勤辛卯仲冬辰下元廿瞑全歸於厚窀應樂神
峯九靈原陵崢谷永峭無騫光遠有耀茲石存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邛潚脉緊屬文之胄蕺于蜀公之
降嗣遙蠲起布素膺章綠丞湖麋理蛟窟却脂潤蛻
埃溽堨而歸灌畦蔌偃焱飈暴春旭全以歸壽且祿

郡順慶里安福唐都埜文山麓鍥崇桓昭幽谷

向秉誠墓誌銘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毋惟一相焉諸執友往吊之
噭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巳慨然而歎
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巳窅然而思曰斯人也
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
有震未殊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
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
科第誼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予其忍辭憶先是
十日秉誠過予觴不釂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蓋明

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于蓮巷舍者再
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
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
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旣長就學聲名煒煒出流輩上
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爲河南府
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羡服之尤留心民務
嵩縣有永通渠久涸不潤君爲濬之靈寶縣有沙灘
地若干頃君爲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
淖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
積歲不决君令取爲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脩戰具揚先聲明
號令羣寇惴于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
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産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
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剡七八上
徵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
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
詔嘉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
卽焚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
然他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
別邑入朝人望而知爲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

和氣款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爲詩文有古意又善射儀毫中的巧嘖四座飲酒不多而懽洽竟席環居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已矣嗚呼悲夫銘以慰知已於地下云其詞曰

之子之才刃在割英英義烈淬其鍔卒然遇之宄魄落牵絲發硎㑽犖洛平無漏網威無虐甘棠地近頌聲作有炎崑岡勢孔爍用矛函關犄其角分城序績譽命卓持憲入臺聲濯濯讒言驚師萬齦遏有開發之自予作國是妥綏無濩落命也不淑鬼神惡天胡不吊善類愕埋銘九原慰冥漠昭示百世辭無作

## 段君墓碣銘

罷谷之山珥水出焉其清洛洛英靈之淵仲庶氏段徙自金城來宦耒居積世有慶粤貞靖君谷蘭發芳晚益沉馨隱之而文旣學弗試旣穎而異有茁玉芽在我階祀山曰點蒼峰曰斜陽有夜者臺君靈攸藏可祭於社可範於里譽也有試辭無圯已

## 郯隱君墓銘

唯郯開先耇甫顗國封遠耀家風飈雕龍談天輠参斐傳經翼聖左伍䟐梁門道鄉鄂柎韡纂懿流光表仙蠡有分者牒滇之焜儒藻適隱達亹亹水怱徑復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丘嵬磈日在龍狵月采朏迓兹玄宅銘昭宸